

风吹千年·乡愁万卷

■蒋开俊

在中国版图上轻轻落笔，于巴山渝水间静静栖居。潼南！如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长卷，依涪江而居，傍琼江而眠。千年的风，拂过山川褶皱，将文明的回响与故土的深情，织成一曲永不消散的乡愁。

这风，自远古吹来。它曾掠过亚洲最大的蜥脚类恐龙化石的脊梁，唤醒沉睡亿万年的生命低语；拂过战国青铜钺的冷光，聆听汉代陶俑的轻叹；穿行于万佛岩的摩崖造像间，携着香火梵音，把信仰刻进岩石的年轮。今日，潼南博物馆如“时空舱”，将远古之奇、历史之久、人文之盛一一呈现。那破土而出的巨龙之骨，不只是自然奇迹，更是文明源流的见证，是祖先最深沉的嘱托。

这风，也吹动文化的长河。它穿越陈抟老祖的太极图，演绎天地玄机；掠过陈讲的读书台，将琅琅书声送入云霄；沾染张鹏翻砚池的墨香，把清廉与才情写进史册。诗书之魂，在此生生不息。从《张鹏翻诗词》的沉郁顿挫，到《千年潼南赋》的磅礴豪迈，风中回荡着文脉的律动。那一声铿锵朗诵，如清泉滴落心田，让千年文魂在当代苏醒，照亮老街，唤醒魂灵。

这风，更吹动时代的脉搏。它吹皱涪江春水，渔火点点，如母亲哼唱的摇篮曲；轻抚琼江油菜花，金黄铺展，似大地写给春天的诗行，醉了行旅，也醉了归人。菜都新绿在风中舒展，嫩叶如婴儿初睁的星眸，每一片叶都藏着振兴的梦，每一缕风都捎着泥土的叮咛。改革的春雨随风潜入，润物无声，唤醒乡村，点亮万家灯火，撬开千家万户的窗棂。

这风，更是乡愁的载体。它记得十三岁那年，我初遇一江水

时的悸动：晨光熹微，稻田苍翠，江波荡漾，水声哗哗，仿佛命运的序章在此开启。它记得二十七岁那年，我伫立江畔，追寻文脉的沉思：大佛寺的钟声、寨子坡的烽火、魏鹤山的诗魂，都在风中低语。它更记得，母亲在灶前落泪，为无米下锅而愁；父亲在田间挥汗，为春华秋实而忙。而风，轻轻擦去母亲的泪，温柔抚平父亲的疲惫，像极了他们未曾说出口的爱，却早已融入我生命的呼吸。

如今，风依旧在吹。它吹过北禅书院的琅琅书声，吹过“世界读书日”的文化盛宴，吹过《巴渝诗话》的方言幽默，也吹过名家荐书的深情分享。它把文旅的种子播撒在宽谷田园，让“世界宽谷·田园城市”的愿景，在春风中拔节生长。运河上，船身轻荡，过往的背影与归舟的守候，在水波中交织成永恒的画面。晃动的阳光、西沉的暮霭，仿佛在江面之上，永远流淌着时间、历史与人生百味。

啊！潼南的风——你不是过客，而是归人；你不是气息，而是血脉。你是夜夜入梦的那缕炊烟，是电话那头母亲欲言又止的停顿，是归途上我越走越近、却又不肯轻易翻开的乡愁。你吹进我的骨血，吹成灵魂的脉络，吹成我一生也走不出的，那片名为“潼南”的深情土地。

风吹千年，山青水绿，花开花落。你吹甜了岁月的歌，从山歌到交响，从田埂到工厂；你吹美的梦，从“琼江花海”到“涪江新城”，从一粒种子到万亩良田。梦在风中长，风摇梦乡甜。

风吹千年的故土，万卷乡愁随风低吟，生生不息，永远缭绕。

你把我种进泥土

■王智

涪江悠悠的水声里，我站成一株柠檬树
根须扎进双江古镇每一道青石缝
四知堂的风，至今响着马掌铁的铮铮铁骨

太安鱼的香穿过微凉的青石板
你轻跑过的风，仍在心头轻轻一颤

大佛寺悠远的钟声，漫过崇龛万顷花海
把我的影子镀成暖色，贴在每一扇归家车窗

桂林蔬菜基地的露水，还沾着父亲的锄尖
三块石的那缕晨光，恰好照亮母亲晾衣的背影

涪江大桥把灯火拧成长长缆绳
系住一叶归舟，也系住江心那枚不肯落下的旧梦

潼南啊！
你把我种进泥土，我便年年开花
把迢迢远方，开成吾家故乡

乡愁·潼南



风起潼南，乡愁落满枝

风吹千年，根植乡土。蒋开俊笔下穿越时空的风，王智甘愿被“种进泥土”的柠檬树……六篇诗文，七重眷恋，以不同声部，合奏一曲乡愁。它是黄化斌院前小河那杆秤，是蒋芸徽心中思念父亲的坐标，是朱勇眼中的大山古寺，是陈默水墨里的双江旧事，是刘光荣林间的清甜守望。这些文字扎进涪江岸边的根须，献给所有梦里回潼南的人。

院前小河是长长的秤杆

■黄化斌

在苍茫的暮色中，我曾经称过乡愁，比大山还重

那年，在我离开乡村的时候
乡亲们闻讯赶来送行
站满了我家，秤盘似的院坝
从院前流过的那条，清澈的小河

恰是一根，长长的秤杆

我从近处，往远处看
铺排在河床上的那一颗颗
鹅卵石的秤星，已经模糊不清
夕阳那个秤砣，已经被推到了
那根秤杆的尖尖上

乡愁，父亲的坐标

■蒋芸徽

我要在您的山头，种一片沸腾的小黄花。让它们举着金黄的烛火，接引落日，照亮您回家的石阶。让您的夜晚，也有自己的灯火阑珊。

今天，敲开惊蛰的门，借来光的暖、水的润。认识每一朵曾因离别而低垂的小花。让它们，在您的山坡上破涕为笑。

我常望您当兵的方向
那里有您藏起的青春
和一把拉不断乡愁的二胡。
如今，您把自己藏得更深了，
藏进花鸟的呼吸，藏进
我们每一次不经意的回首。

这个没有您的春天，
我们学着，将您留下的沉默
含在口中。它慢慢化开，
竟比蜜饯，更为醇厚，也更长久。

双江，一幅水墨依次铺开

■陈默

一笼烟雨，罩住了金龙山的喧哗
古寺的钟声被一抹翠色打断
顺着猴溪这条线索，我似乎触摸到
重重院落里斑驳的旧事
和一个家族环环相扣的秘密

黄葛树在水街的转角处布置好浓荫
青龙桥成为乡愁的背景，被人反复提取
一幅水墨依次铺开
有一点浓，有一点淡

逼仄的巷子里挤满民俗，像一本线装书
水声落在青石板上，若有若无
一座牌坊被月色藏起一半留下
一半

某些细节断断续续，已经托不起旧时光的厚重
雕花戏台褪去了艳装，老唱腔藏在幕后
一个结局被反复演绎，只剩下
乡愁落地

马龙山-小宝顶

■朱勇

一座深藏大山的古寺
在千年时光里修行
曾有过丁香花开的美丽
也曾有过吉星高照的盛景
即便偏安一隅
也难逃历史的变幻风云

殿宇几度焚毁重建
石刻佛像依然开凿不断
从五代的三尊古佛
到近代有名的卧佛
乃至形态各异的五百阿罗汉
一方静土小宝顶名不虚传

高速为群山献上玉带
水库为小镇蓄满甘泉
昔日的太平街
在复兴河里泛起了波澜

穿过商贾云集的繁华
卸下沉重的铠甲
走近这方土地
梵音缭绕、柑橘飘香
在暮鼓晨钟中徐行打坐
顿感岁月悠长、云淡风轻

我们的柠檬树(外一首)

■刘光荣

天就这么一直蓝着
柠檬树就这么一直站着
我们，就这么肩并肩
一直在柠檬叶子的清香间，走着

就这么一直走下去，好像世界没有尽头
好像天不会老，地不会荒
柠檬树也没有尽头

递过来清香的，是柠檬的叶子
递过来甜蜜的，是柠檬的果实
递过来爱情的，是我们自己的心

栽种柠檬的人

有人在春天栽下青色的树

就有人在秋天摘下甜蜜的果
我们来时，栽柠檬树的人早就在了
十年挥锄
挥汗

挥动生命的青春
把千亩黄土，变成青色的天空
浩瀚、安静，而又涌动不息的生机
——被一双手举着的黄金柠檬
在叶间行走
而风，摇动着他古铜色的笑容
像时间一样，被轻轻遗忘

一枚发光的柠檬叶子，悄悄照亮拐角的小镇

